

黄克剑

主编

問道

第二輯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問道

第二輯

黃克劍

主編

2008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道. 第二辑/黄克剑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334-5075-5

I. 问… II. 黄…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9324 号

问道 第二辑

黄克剑 主编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6971 83733693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384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075-5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问道》 稿约



《问道》立足于“问道”，不设古今中西之樊篱，亦不囿于文、史、哲、宗教、教育、语言诸学科之界域。它只以培壅赋有时代高度和世界视野的民族学术之个性为期许，因此，这块可供学人耕耘的田畴，将养润一切富于生命智慧的学思根荄。

《问道》拟辟设论、述议、考释、辨正、译介、品评、随笔、访谈诸栏目。“设论”栏为自出机杼的原创性立论文字而设，“述议”栏为绍述某家、某派、某思潮的学术宗趣而发为议论的文字而设，“考释”栏为考证、钩沉、诠释性文字而设，“辨正”栏为分辨原委以求学理匡正一类文字而设，“译介”栏为学术译文及相关的导读性文字而设，“品评”栏为人物品题、学说品鉴、学风批评类文字而设，“随笔”栏为学人的散逸而随缘应机性文字而设，“访谈”栏为学林、文苑人物的访谈性文字而设。

《问道》每年出版1辑，每辑约25~30万字。刊用来稿唯以质量为度，不对所刊作者文字的篇幅、篇数作刻意限定。所投稿件请于正文前撰一2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并标出关键词3~5个。此外，作者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亦请于文后注明。

来稿请寄《问道》编辑执行人胡继华教授（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或耿涛博士（100013，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中文系）。电子邮件请发至：hujihuaxq@hotmail.com 或 iglooo@sina.com。

《问道》编委会

目 录

专题一 纪念王元化先生

“向着真实”——我思慕中的王元化先生	黄克剑	3
附一 与王元化先生的一次交谈（王永年根据所作笔记整理）		18
附二 唁函		23

专题二 “信仰：危机与重建”学术研讨会

“信仰：危机与重建”学术研讨会致辞	王永年	27
-------------------	-----	----

论文选载

论当代中华民族哲学信仰的问题与重建——对 20 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状态 及其趋向的一个哲学反思	李鹏程	30
问题提法：信仰昭示维度	张志扬	43
我们必须小心区分的三个问题	陈家琪	51
论马尔库塞学术研究的价值诉求	丁国旗	63
“轴心时代”及其启示——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念的读解	孙秀昌	74

述议一

重看休谟问题（论纲）	张志林	121
存在之外的上帝——让-吕克·马利翁与现象学神学转向	胡继华	129
现象学的“纷争”——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分歧说起	耿 涛	159
海德格尔的真理与信仰？	王均江	172
论康德道德神学的“希望”之维	杨俊杰	183

述议二

“轴心时代”理论视野下的儒学与道学——从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说起	林可济	195
-----------------------------------	-----	-----

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主体及其自身完备性的本体论贞认——先秦儒家 “仁义”论	李孺义	216
---	-----	-----

辨正

“悲”从何来？——就悲剧之“悲”对中、西文学人文趣向的一个比较	黄克剑	241
艺术体制与艺术境界——兼及对中国当代艺术境况之反思	邓宝剑	284

考释

孙村：一个共时态社区——“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吴重庆	297
生成意识·道·教·语言自觉——先秦语言自觉考略	陈洪杏	320

随笔

在绿色的原野上吃枯草	王乾坤	373
------------	-----	-----

特稿

“人道主义”学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人道主义”争论 的一种检讨	林少敏	383
---	-----	-----

Contents

“Towards Authenticity”: Mr. Wang Yuanhua in my Memory /Huang Kejian	3
Appendix I : A Conversation with Mr. Wang Yuanhua /ed. Wang Yongnian	18
Appendix II : Letter of Condolence	23
Address to the Seminar on “Belief: Crisis and Reestablishment” /Wang Yongnian	27
Problems and Reestablishment of the Philosophical Belief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ctions upon China’s Mentality and its Dispositions in 20th Century /Li Pengcheng	30
The Way of Questioning: A Speculation upo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s in the Revelation of Belief /Zhang Zhiyang	43
Three Problems to be Cautiously Scrutinized /Chen Jiaqi	51
On the Axiological Claims in Marcuse’s Academic Researches /Ding Guoqi	63
On the Concept of “Axial Age” and Its Significance: A Reading of Jaspers’ Concept of “Axial Age” /Sun Xiuchang	74
Rethinking the Humean Problem: A Summary /Zhang Zhilin	121
God without Being: Jean-Luc Marion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 in Phenomenology /Hu Jihua	129
On the Dissensions in Phenomenology: A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the Divergence between Husserl and Heidegger /Geng Tao	159
Truth or Belief? One Dimension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Wang Junjiang	172
On the Dimension of Hope in Kant’s Moral Theology /Yang Junjie	183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Axial Age”: An Expanded Discussion on Jaspers’ <i>Great Philosophers</i> /Lin Keji	195
The Ontological Discernment of the Axiological Subject and Its Self-Completion of Moral Metaphysics: the Ethical Doctrines of “Ren” (Benevolence) and “Yi” (Righteousness) of the Pre-Qin Dynasty Confucianism /Li Ruyi	216
In What Sense Is a Tragedy “Tragic”?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umanistic Significa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Essence of Tragedy /Huang Kejian	241

Institution and Ideal: Reflections upon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Artistic Development /Deng Baojian	284
Suncun Village as a Synchronic Community: Men, Ghosts, and Gods in the Post-revolution Era /Wu Chongqing	297
Generativeness, Tao, Mind-culturing, and Linguistic Self-determin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e-Qin Dynasty Linguistic Self-determination /Chen Hongxing	320
Feed on Withered Grass in Green Meadows /Wang Qiankun	373
"Humanism" or Not: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bate over the Humanistic Reading of Marx in the Early 1980s China /Lin Shaomin	383

专题一

纪念王元化先生



“向着真实” ——我思慕中的王元化先生

一 记忆中的眼神

我结识元化先生近二十四年了，只通过一次电话，写过一次信，交谈过一个多小时。凭着这点淡泊的交往涵养一份君子之交，这对于官场或商界的人说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尚未褪去书生气的学人这里已经是足够的了。

1984年12月下旬，我应邀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参加“‘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元化先生出席了会议。那时，他正做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会上会下总有很多人在他身边，我很想单独跟他打个照面，但因着身份和年龄（他长我二十六岁）的缘故，总觉得凑上去说话不那么自然。一次会间休息，我正在走廊上徘徊，元化先生去卫生间从我身边经过，在我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了他，他也正好把目光投过来。在四目相对的瞬间，我冲他笑了笑，点了点头，他还了我一个微笑。彼此都没有开口，只是在对视中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尽管，这之前，他从会议联络人的介绍中已经知道了我，而我从听说其名到目睹其人当然要更早些。

那之后，他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宽和、从容、满含着善意，但其中也闪动着一丝异样的光。一位文学理论家谈起过元化先生的眼睛，说它有点像尼采的，也有点像茨威格的、马雅可夫斯基的。他认为，那种眼睛是不多的心思专注而至于出神的人才会有有的。这可能是并不错的，但我当年所察觉的是另一种心灵的消息：它分明是一汪深水，那默然的平静中藏了谜一般的耐人寻味的东西。也许这点敏感只是我自己刚刚历经了一场风波后尚未完全复原的内心世界的透露，如果多少找出点其他缘由的话，那也至多是这位研究《文心雕龙》别有心得的学者与宣传部

长之间的距离在我这里引发的疑惑。不过，无论如何，那时的我对元化先生的身世还一无所知。

二 “他是个小孩子”

后来，元化先生的遭际我知道得多起来。再后来，我开始留意他的著述和别人记叙、品题他的一些文字。他的生命情状在我这里终于清晰可辨，那灵府中最深的角落也渐渐向我敞开。

在元化先生富于戏剧性的往事中，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他在1951年的一次整风会上的那一声哭。尽管整风已经有了近十年的历史，但亲历这样的运动对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元化先生说来还是第一次。他被突如其来情势弄懵了，平日彼此不寡言谈的同志这时一个个换了一副面孔，坐在一起相互揭发的那种氛围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当他不能不发言却又终于无从说起时，他“哇”地一声哭了。

记得我在刚上大学的那年冬天，就有过极相似的经历。当时，学校被列为“面”（相对于“点”）上的“社教”单位。按规定，面上社教单位的领导干部要“下楼洗澡”，其他人只要“顺水洗手”就行了。老师们的情形要特殊些，我们学生是以“小整风”的方式“顺水洗手”的。起先我并没有把“小整风”当回事，心想“洗手”不就是“不干”么，而我本来就没有“干”过什么，会有什么洗不干净的呢？后来一上会，我才大吃一惊。我须得把我父亲（一位黄埔军人）的历史问题当作我自己的历史问题作交待，并要搜肠刮肚地去找父亲的“剥削阶级思想”在我这里留下的烙印。我那时就差开膛破肚给没完没了提出质疑的同学们看我的五脏六腑了，但到头来还是被当作手没有洗干净的典型“挂”了起来。

我被卷到“整风”中去的那一年还不满十九周岁，劈头盖脸的上纲上线带给我的是一种无可告慰的窒息感，但我没有哭。元化先生早我十三年参加“整风”，这个三十一岁时就有了近十四年党龄和十二年地下党阅历的人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这当然不是说我比元化先生更有忍受委屈

的涵养，我倒是觉得元化先生的那一声哭，哭得更近于生命的真切。一个人到该哭的时候能由衷地哭出来，这表明他还有着人的健全的天性，而我，一个黄埔军人的儿子，从记事起就被这样那样的人和环境一再作“出身”上的提醒，时日一久，倒是把哭的天性在不知不觉中折损了。元化先生从小熏炙于书香之家，不到十八岁就入了党，抗日于地下虽说艰险重重，但家庭和党群的可假可依终究使他在心理上不曾受到伤害。他当年的一声哭，哭得真实而自然，那哭声固然含蕴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困惑和难堪，却也哭出了一副率直的真性情，哭出了一颗天趣未泯的赤子之心。

在出生入死的地下抗争岁月里，兄长般的友人林淡秋曾以“他是个小孩子”品说元化先生，四十多年后，他依然叫他“小孩子王元化”！这句看似多少带点戏谑口吻的话其实是说得分外诚挚的，——“小孩子”当然是称叹之辞，只有那些始终守住了一份精神的童贞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它。

三 “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

元化先生写过近三十篇缅怀或追忆学界或文苑人物的文字，这些情动于中而随机抒发的文字是对逝者的铭记，也是作者心灵的剖白。他尽可能地寻觅师长、朋辈、同道的情思所寄和灵魂所栖，而有意无意间他也就此道出了自己的志节所在和祈慕所向。

当他说郭绍虞“对趋时之病最为痛恨”、其治学“决不肯曲学阿世”时，他同时是在表达他自己的“痛恨”和“不肯”；当他说冯契“单纯中蕴含着深刻，朴素中寄寓着睿智”时，他告诉人们的正是他对那种“深刻”而“单纯”、“睿智”而“朴素”的学术品格的认可。他评价谭其骧“像以前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浸染着忧患意识的传统精神”，而这“独立人格”、“忧患意识”则恰好是他自己在漫长的学人生涯中所刻刻经意持守的；他赞誉杨遇夫在“阿谀奉承风行的年代”仍“坚守学术独立立场”，却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夫子自道”。在元化

先生撰写的同类文字中，读来催人泪下而最让人灵魂为之颤抖的可能要数那篇《记张中晓》了，其中所纪念的人物在“胡风案”带给他的厄运中只活到三十六七岁。

张中晓是1955年“胡风案”涉案最深的人员之一，赋有权威性的所谓此人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的批示，使这个当年仅只有二十五岁的人直到十多年后还是许多人心目中面目狰狞的魔鬼。元化先生是他进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的引荐人，在元化先生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有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不大讲话，总是默默地倾听着”的“淳朴的青年”。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没有了收入、没有了购买户口米粮票以至于“寒衣卖尽，早餐阙如”的情形下，依然以摘取群书、掇拾贯穿的方式写下了聊作内心独白的《元梦楼随笔》。《随笔》中写有这样的文字：

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

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

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

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

元化先生追忆故人，在特意摘出诸如此类的文字时动情地说：

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挣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

没有同样的遭际和相应的志节，难以设想罹难者间如此强烈的生命

的共感和如此相契的心灵的眷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这是元化先生对他的不幸的同道的品评，也是他对自己当年无从喻之于人的衷藏的申抒。

“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元化先生从张中晓《元梦楼随笔》引发的这个论断是由他的全副生命体验作注脚的，它必当作为一个特殊时代所造就的箴言而流布久远。

四 读黑格尔

《元梦楼随笔》中有《小逻辑》的大量摘录。真可谓同气相求，元化先生在被隔离期间也是一位黑格尔的痴迷的读者，而且他当时反复苦读的也正是《小逻辑》。从张中晓和元化先生这里，似乎不难得到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印象：何以这些“胡风反革命分子”会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情有独钟呢？

其实，无论是张中晓，还是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的痴迷原出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主义的不能忘情。他们都没有在当时写下的札记或随笔中申明读书的初衷，但字里行间所透出的意向是会心的读者触目可知的。在流行的观念中，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而黑格尔又往往被认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诚然，被隔离或监控的元化、中晓先生，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或是不得已中的最聪明的选择，它既不会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也不至于离他们的理论兴趣相去太远。而重要的却在于，他们又正好可以借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把握，从一个可追溯的远源处默默审视马克思学说在当下运用中的歧出或流变。

元化先生读《小逻辑》的最大收获在于，通过对黑格尔的“知性”概念的理解，发现了被既经权威认定的认识论的痼疾。他用源自康德、黑格尔的“感性—知性—理性”的运思逻辑矫正“感性—理性”的认知程式，并就此对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提法作了切近其真谛的阐释，此即所谓：“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感性），到“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知性），再到“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

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理性）。这看似学究式的琐细探讨，在其学理的彻底处，却道破了一向被视之为当然的“抓住主要矛盾或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致思方式的知性偏颇，而这样的知性通常总是以理性的名义宣示于人们的。

当然，黑格尔哲学给予被主流意识放逐的元化先生的精神慰藉，主要还在于它所体现的“文艺复兴以来对人和人的思想充满信心的那种坚毅的人文精神”。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前为听众所作的《开讲辞》始终吸引着元化先生，即使在很多年后他已不再服膺那理性的思辨逻辑，他也还未能忘怀《开讲辞》中曾一再唤起他的生命激情的一句话：

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

五 潜心于《文心》

元化先生一生所写的文字中，学究气最重的著述可能就是《文心雕龙创作论》（后经修订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了。那是一个学究气消陨殆尽的时代，对《文心》的幽趣作经年累月的苦心考辨，其本身即意味着某种学术自觉或学思自立。

早在40年代后期，元化先生初为人师——在北平铁道学院任国文讲师——时就曾以授课方式选讲过刘勰《文心雕龙》的若干篇章。但如果没有“胡风案”的牵累而不再受政治上的信用，他也许终其一生只是《文心》的推崇者或欣赏者，即使不至于停留在“猎其艳辞”、“衔其山川”的水准上，也怕是毕竟难以做到探其神识的。元化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始于1960年，那时他带着处分被打发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唯一可做而又不委屈自己兴趣的事便是疏解《文心》了。

疏解《文心》的结果是一部《文心雕龙创作论》书稿的撰成。这书着笔于1961年，经五年后初稿告竟。但很快，“文革”发生了。元化先生再度遭逢厄运，书稿自然也就成了被查抄的对象。不过，万幸的是，

书稿在十多年后失而复得，并且终于在1979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书名透露着元化先生当初著文时的期待，他显然试图通过对《文心》的阐释找出某种普遍适用的文学创作的规律来。这当然是受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诱惑，所幸他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启发也还在于对知性分析的片面性的警觉。在书的第二版的《跋》中，作者指出：“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存在着一种惰性作用，有些文学史和不少作家作品研究大多都是用知性分析的方法写成的”，而他所主张的却是那种相应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致思路径的“综合研究法”，此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把古与今和中与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对照，分辨同异，以便找寻出在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1991年，当这部著作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发行它的第三版时，作者刘除了该书“在论述规律方面所存在的某些偏差”。

比起《文心雕龙讲疏》在史料考据（如刘勰身世的“士”、“庶”之辨等）和义理发微（如对刘氏所谓“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疏解等）上的具体学思贡献来，它所昭示的学术自立的姿态无疑更大程度地标举了一种治学风范。即使是重大见地的更移也已经是在重心自守的学术立足点上，这表明了一代经由反思的学人对学术当有的独立格局的认同。

六 “新启蒙”

相对于《文心》的考辨，在元化先生这里淹留更久而对他说来更切要的话题是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指归的“启蒙”。元化先生在“五四”发生的第二年来到了人世，一种排遣不去的忧患意识使他终生未脱开这道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情结。他曾“为‘五四’精神一辩”，曾有过“对‘五四’的再认识”，在对“五四”评价的变化中一直延伸着一种不变的追问和祈求。有人说他是“‘五四’的儿子”，这话未必对，却也未必不对。

早在1938年，十八岁的元化先生就写过一篇题为《抗战文学的新启